



2022.7.30 | 责任编辑 李祯媛 | 美术编辑 熊容容 | 投稿邮箱 jinyingbao110@163.com

# 老兵赵宗宪：从军 20 年，练就“三不怕”

金鹰报·新湖南社区频道见习记者 田心

“我是一名军人。”这是 80 岁老兵赵宗宪自我介绍的第一句话。从 1960 年参军入伍到 1979 年转业，20 年军旅生涯，让军魂根植于他的心中，成为一生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## “胆子大，不怕死”

赵宗宪是山东人，喜好面食，不爱米饭。“小时候吃不饱，否则应该还能长高些。十多岁才读小学，读完就去当兵了。”他说，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我吃得好、睡得好，一餐能‘消灭’3 个馒头。很少生病，没有住过院。”

强健身体的养成，离不开军营里的“魔鬼训练”。但赵宗宪从不觉得辛苦，也没有喊过“累”。老伴儿眼里的他，胆子大、不怕死，遇到困难就是往前冲。1965 年，他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。

## “热心肠，不怕苦”

1966 年，赵宗宪已提拔为排长，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福建。在战士们



赵宗宪展示“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”。

前，这个勇敢无畏的硬汉展现了体贴柔情的一面。

“一个 20 来岁的小伙子，整天哭丧着脸，看着都没有以前那么帅气了。”赵宗宪回忆道，“我当时想，他一定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”

一天，训练结束后，赵宗宪将小伙单独留下谈心。“刚开始，他支支吾吾的。我在旁边不断安慰鼓励，他

‘哇’地一下子就哭了。”赵宗宪说，小伙子的父亲病重，没有钱治疗，这让他愁得整天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。了解情况后，赵宗宪要来其父亲的住址，给他家寄了 20 元钱。“当时的 20 元，算是很大一笔钱了。”赵宗宪笑道，“慷慨解囊也让我自己拮据了一段时间，过了一段‘苦日子’，但能帮到别人，

心里头高兴。”

## “守正义，不怕麻烦”

1974 年，在部队任政治部参谋的赵宗宪，偶然遇到了 8 年前因故受处分离开部队的战士李鹏（化名）。“赵排长，自那之后，我天天扫大街。”听到老领导问起自己的近况，李鹏既感动又心酸。

“后来我仔细思考，觉得对他的处分有失公允。”赵宗宪找到组织，请求重新核查，但这并非易事。“我不怕麻烦，就去到李鹏的老家调查情况。”经过赵宗宪的努力，李鹏最终得以回到入伍前所在的工厂，成为一名工人，直至退休。

一日从军，永葆军魂。在转业后的几十年间，赵宗宪仍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已。他在公交车上救助生病的乘客，在马路边照顾晕倒的路人……“我这一生，只做好事，从不做坏事。”赵宗宪说。在“八一”建军节到来之际，他用“牢记初心，不忘使命，向党和人民献忠心”来表达自己对祖国深切的爱。

### 上接 1 版①



白庙子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上门探望沈德昌（左）老人。

连名字都不会写的沈德昌决心摘掉文盲帽子。他跟着老师学拼音、学吹口琴、练习写字，几年努力下来，他已能读书、看报、写信。放下受伤的心理包袱生活逐步走向正轨，沈德昌变得开朗了，他开始主动开导安慰其他伤病员，领着失明的战友散步，为他们念书读报。

沈德昌没想到自己的爱情也悄然而至，当时给沈德昌念书、读报的医护人员名叫廖殊坤，女孩被他的经历感动，在战友的牵线搭桥下，没多久两人便正式结为连理，那年，沈德昌 20 岁。

由于战争落下的病根，沈德昌每年都需要在医院住上一两个月，妻子廖殊坤寸步不离，精心照顾，并不断学习护理知识。在下雨阴湿天气，每次伤痛袭来时，妻子都会运用专业的护理知识减缓他的痛苦，这样的日子直至 2011 年妻子去世。沈德昌说：“没有她，我不可能活到现在。”

妻子给沈德昌的影响是终生的，他一直没有放弃学习。沈德昌说，在身体条件允许的前提下，他打算去社区作宣讲，“只要嘴还能动，我就要继续当好宣讲员，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。”沈德昌说。

### 上接 1 版②

“这个大礼包还救了我一命呢！有一次我身体不适，首长安排我坐马车，后来马因敌人扫射受惊，翻车到河里，我不会游泳，在快沉入河底的时候战友们看到了我的背包浮在水面，一把便把我拉起来。”沈军记忆犹新。

1951 年 5 月，沈军到了前线之后，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演出，几乎一直在与坑道打交道。“子弹就在头上嗖嗖地飞！”沈军说，“去往我军各据点都是通过山上挖出来的交通壕，必须有一个专门带路的连队通讯员，看他跑我们就跑，看他趴下隐蔽我们就跟着隐蔽。我第一次去前线就‘挂花’了，帽子、棉裤上都有子弹洞，好在命大！”

由于坑道过于狭小，不便于集中开展文娱活动，第 47 军文工团就分散成若干小组，3 人一组，深入坑道内进行慰问演出。“我们小组的组长后来成为我的丈夫，我和他一起并肩作战，舞台就是我们的战场，乐器就是我们的枪杆。”作为一名文艺兵，沈军自豪而坚定地说。他们把自己的才艺献给前线的战士，带去温暖，抚平伤痛，是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不可或缺的力量。

在采访时，沈军告诉记者，当年由于部队医护资源不充足，在经过重大战役后，文工团的战士们会临时分配到卫生院做护理工作，协助开展伤员的救治和护理工作。

沈军记得，她分配到了照顾一位失去双腿的 18 岁小战士。喂饭、读报、唱歌、换药，没有消毒水也没有药，只有棉签蘸着淡盐水擦拭伤口，但他没有叫过一声疼。在照顾三天三夜后，小战士借沈军的笔记本写了一行字：“小妹妹，你是一个好同志！”当沈军洗晒完血染的纱布，为小战士打好中午的面条，叫小哥哥吃饭时，这位小哥哥却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“我以为他还可以有机会回到祖国接受治疗，但他却永远长眠在了鸭绿江的这头，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”回忆起当年那一幕，沈军哽咽了。

“‘八一’建军节是军人最隆重的日子，对我来说还有另一层含义，1954 年 8 月 1 日，我和爱人在朝鲜的西海岸平安南道部队驻地结为夫妻。”沈军说，她和爱人这一生普普通通，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，她只是和战友们用满腔的热血，把最美丽的青春奉献给了猎猎军旗。